

千嬌百媚系列一

《鶯鶯傳》、

《董西廂》

人物之形象

邱安慈／著

摘要

近年有關“西廂”故事的研究很多，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《西廂記》；喜歡《王西廂》的讀者，認為《王西廂》比《董西廂》有成就，王實甫改編的故事，仍擺脫不了《鶯鶯傳》的故事，在《董西廂》的架構下變更劇情。研究《董西廂》的學者，多係針對“諸宮調”作研究。《鶯鶯傳》和《董西廂》分別是兩個結局，《鶯鶯傳》為悲劇，“董解元”將故事導向喜劇，他強化角色的個性。“人物”是故事的靈魂，“人物”與“人物”的相處，易產生“矛盾”、“衝突”，曲折劇情的著作，必成不朽名作。

本文共五章十四節，約七萬言，第壹章緒論，列舉說明對《西廂記》或“西廂”故事的有關研究、作者的介紹，及闡述本文研究“人物”形象的動機、方法和範圍。《鶯鶯傳》、《董西廂》有傳承的關係，第貳章第壹節首先簡述《鶯鶯傳》與《董西廂》的關係；第貳節述及《鶯鶯傳》在唐代與以後的流傳；第叁節介紹與《董西廂》“說唱”體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體裁及曲與詞的

相異；第叁節的第三點安排“才子佳人團圓”模式的確立，本文用確立而非建立，“唐傳奇”的寫法是“才子佳人”的模式，但〈鶯鶯傳〉的收場沒有“團圓”。有學者認為“才子佳人”的方式自《董西廂》開始建立，本文將此議題置於第貳章，表示《董西廂》的創作多少受〈鶯鶯傳〉的影響。第肆節介紹〈鶯鶯傳〉、《董西廂》的版本。

文學作品反映作者的人生和時代的背景，這是恆久的定律。第叁章、第肆章為本文的主題，第叁章述產生“人物”形象的背景，以社會、經濟、教育、宗教為研析的對象，這些因素是相輔相成的。宗教的傳入，衝擊中原的社會、經濟、教育。第肆章的主旨在分析兩部著作裡的“人物”形象，第壹節先就人性的“衝突”與“矛盾”配合文本探析劇本中“兩極性格”的組合；第貳節的部分和第叁節的部分將〈鶯鶯傳〉與《董西廂》的“人物”，分類為主要“人物”及次要“人物”作前後作品的“比較”。

〈鶯鶯傳〉的盛行，以及《董西廂》的流傳，均有褒貶的聲音；歷代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述“西廂”故事，後起的作者吸取〈鶯〉作、《董》劇的精髓融入自己的創作中，“西學”的效應到近代仍存在，故在第伍章的第壹節探討近年研究〈鶯鶯傳〉、《董西廂》的成果及趨勢；第貳節寫兩部作品左右後



世的創作，明、清的作品風格又從喜劇的模式轉向悲劇的模式，《西廂記》雜劇“之後的悲劇創作，陸續有精采的作品產生，不再墨守成規。對於悲劇的發展，金聖嘆《第六才子書》展現新的型態，營造前途茫茫的感覺¹，人稱《金西廂》，金聖嘆本人不以為然。《王西廂》啟迪《紅樓夢》的思維，而《紅樓夢》的結局主要是承襲於《第六才子書》對《西廂記》的評點，在第三點的標題安排為《西廂記》對《紅樓夢》的影響。

註¹：

宋謀瑒、傅如一：〈西廂故事演變與中華文化〉，《西廂記新論》，（北京中國戲劇，西元一九九二年八月），頁五二。

第貳章 〈鶯鶯傳〉、《董西廂》的流傳與沿革

第壹節 〈鶯鶯傳〉與《董西廂》的關係

一、人物情節

《董》劇延續〈鶯〉作的“人物”、情節，像元作中的夫人、鶯鶯、紅娘；劇中的“人物”，像：夫人、鶯鶯、紅娘的本質，沒有脫離〈鶯〉劇；崔氏一家借宿普救寺時，巧遇兵亂，幸有張生解救，夫人感念張，設宴款待，命子女以“仁兄禮”見¹，夫人的態度是一貫的維護“封建禮教”。紅娘的本性在送張去書齋時顯現，張欲送一支金釵給紅娘，她“忿然奔去”²，〈鶯鶯傳〉內，紅娘則“腆然而

註¹： 凌景埏校注：《古本董解元〈西廂記〉》，（北京：人民，西元一九六二年），頁六八。
註²： 同前註，頁七二。

奔³。《董》劇用心於“人物”的刻劃，尤其，注重次要“人物”，董作裡的次要“人物”“有法聰、杜確、鄭恒，它重新塑造夫人、鶯鶯、紅娘、張的形象，夫人宴張前，張暫時放棄”功名“，並不是反對”科舉“，主要”人物“與次要”人物“之間的”虛構“情節，使董作成為傑出之作；套用〈鶯鶯傳〉時，它稱：不掠前人之美，在”說白“中引用元稹的”傳奇“，稱之：“正傳”。“正傳”包括：〈鶯鶯傳〉和〈鶯鶯本傳歌〉⁴。

二、故事體裁

在體裁上，〈鶯〉作、《董》劇有相關聯的地方，〈鶯鶯傳〉在沒有成書之前，是一種”說話“的活動，元稹以”說話“的方式，說給鄉里的人聽，李紳將其寫成〈鶯鶯歌〉。《董》劇的體裁是”講唱諸宮調“，在散文（”賓白“、”獨白“）後，為”唱“的部分（韻文），讓”諸宮調“中的”人物“，更活龍活現。董作”借用“”唐傳奇“，凌景埏校注本卷一【般涉調】

註³：

王夢鷗校釋：《唐人小說校釋》，（臺北：正中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），頁八二。

註⁴：

柳無忌：〈與王西廂合稱雙璧的董解元西廂記〉，《幼獅學誌》第十四卷第三、四，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），頁四～五。



曲牌【柘枝令】列舉流行的“諸宮調”，其中有四個故事出自“唐傳奇”：〈崔韜逢雌虎〉是薛用弱著的〈集異記〉、〈鄭子遇妖狐〉是沈既濟著的〈任氏傳〉、〈離魂倩女〉是陳玄祐著的〈離魂記〉、〈柳毅傳書〉是李朝威著的〈柳毅傳〉；暗喻《董西廂》取材於〈鶯鶯傳〉⁵。唐代與金朝同樣的重視“門第”；元稹娶“高門”，“董解元”借張生，於宴會上自我介紹：“祖、父皆登仕版，兩典大郡，再掌絲綸。某弟某兄，各司要職”⁶。

三、作者的個性

“董解元”與元稹有相同的個性，《董西廂》卷一【仙呂調·整金冠】載：「攜一壺兒酒，戴一枝兒花，醉時歌，狂時舞，醒時罷，每日價疏散，不曾著家，放二四，不拘束，儘人團剝」⁷，是作者的寫照；大意是說，他不在意別人的指摘（團剝），整日載歌載舞，過著放縱的生活，為傳統社會中，失意文人的本色。像極元稹的個性，狂妄不羈，經常與姨兄胡靈之縱酒、狂吟、

註⁵：同前註。

註⁶：同註¹，頁七十。

註⁷：同註¹，頁一。

觀聽僧人，與楊巨源、李紳遊山玩水，與白居易留連於聲色場所。

第貳節 〈鶯鶯傳〉的流傳

一、唐代的流傳

當時的〈鶯鶯傳〉，必造成不小的震撼。”傳“中，提及的李紳、楊巨源，都為元稹的好友，並為其作詩。除了，李紳的〈鶯鶯歌〉、楊巨源的〈崔娘詩〉為〈鶯鶯傳〉記上一筆外，王渙的〈惆悵詩〉用鶯鶯主動與張生約會的情節作為第一句：「八蠶薄絮鴛鴦綺。半夜佳期並枕眠。鐘動紅娘喚歸去。對人勻淚拾金鈿」⁸，此處述及鶯”自獻“，纏綿至”鐘動“而歸，仍依依不捨。沈亞之的〈春詞酬元微之〉（一作施肩吾詩），以”鶯“字為詩，調侃微之，「黃鶯（一作鳥）啼時春日高。紅芳發盡井邊桃。美人手暖裁衣易。片片

註⁸：清康熙：《全唐詩》，（臺北：復興，民國五十年），卷六百九十，頁七九一九。



輕花落剪刀」⁹。

元稹的作品，反映其狂妄不羈的性格，時而，放縱形骸、時而，又喜歡聽僧人說禪，〈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〉一詩云：

「歧下尋時別，京師觸處行。醉眠街北廟，閒繞宅南營。柳愛凌寒軟，梅憐上香驚。觀松青黛笠，欄藥紫霞英。盡日聽僧講，通宵詠月明」¹⁰。

與李紳、楊巨源一同賞春、賦詩，有〈與楊十二李三入永壽寺看牡丹〉一詩：

「曉入白蓮宮，琉璃花界中。開敷多喻草，凌亂被幽徑。
壓砌錦地鋪，當霞日輪映。蝶舞香暫飄，蜂牽蕊難正。
籠處彩雲合，露湛紅珠瑩。結葉影自交，搖風光不定。」

註⁹：同前註，頁五五九一。
註¹⁰：同註8，頁四五二三。

繁華有時節，安得保全盛？色見盡浮榮，希君了真性”¹¹。

張生的〈會真詩〉三十韻，就是元稹的〈會真詩〉三十韻，後改名為〈會真記〉，是元稹作品的根據；另李紳在聽元稹的敘述後，作〈鶯鶯歌〉；「貞元歲九月，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，語及於是。公垂卓然稱異，遂為〈鶯鶯歌〉以傳之」¹²。〈會真詩〉三十韻寫張與鶯鶯的交會；〈鶯鶯歌〉描述懷春少女的情態，增強鶯對自由追求愛情的自覺，是《董》劇的創作靈感。”董解元“在他的作品裡，運用〈鶯鶯歌〉來佐證。元稹以”鶯鶯“命名，有〈鶯鶯詩〉流傳後世：

「殷紅殘碧舊衣裳。取次梳頭闌澹妝。夜合帶煙籠曉日。牡丹經雨泣殘陽。低迷隱笑原非笑。散漫清一作拂聞香不似一作是香。頻動橫波嗔阿

註¹¹：同前註，頁四四七八。

註¹²：元稹：〈鶯鶯傳〉，《太平廣記五百卷》雜傳記，（臺北：新興，民國四十七年），卷四八八。

